

母亲的春分

如歌岁月
□王阿丽

每年春分来临之际，母亲都会在日历本上郑重地列出春分当日相关事宜，这个习惯，母亲坚持了几十年。

小时候的我曾好奇地问母亲：“春分是什么？有过年热闹吗？”母亲笑着说：“春分就是个节气，也是一个节日，春分把春天分成了两半。春分到了，乡亲们都会在地里忙碌，播种、施肥、浇水，一边干活，一边放开嗓子唱民歌，这不是比过年还热闹吗？”

是的，对于母亲来说，春分就是一场忙碌且热闹的盛事。

春分当日，太阳刚刚露脸，母亲便起床了。当教师的母亲必须在上班前，完成那一亩三分地的麦苗施肥。俗话说：“庄稼一枝花，全靠肥当家。”一场春雨过后，正是施肥的好时机。麦田距家有一里多路，身高不到一米六的母亲，从家里担粪到麦田来回三四趟，两只沉重的木桶，压得扁担发出“吱呀吱呀”的声响，回荡在乡村的晨曦中。若是春分这天恰逢星期天，母亲便让我们兄妹仨一起帮着施肥。母亲在前面担粪，两个哥哥一前一后抬着，我扛着粪舀子助阵，这成了我们村一道亮丽的风景。

中午时分，母亲会对庭院中的菜地进行打理。母亲说：“春分正是播种最好的时候，错过了就会错过一季的！”母亲翻田晒地，准备培育些黄瓜苗。一锹一锹地挖着，锹起锹落间，有水珠顺着母亲的脸颊缓缓滴落。她擦了擦汗水对我说：“今年啊，按照季节顺序来，我种菜的首选是黄瓜，让它多开花，多结瓜，这是我们一家人爱吃的；第二呢，种好芹菜，这是你老爸爱吃的……”我听着母亲的“播种计划”，想像着满架黄瓜一院香的场景，随手摘上一个，在衣服上蹭一下，咬一口，水嫩脆香，禁不住咂了咂嘴。

傍晚时分，下班后的母亲拎起竹篮，拿起勾刀，带着我去田头挖野菜马兰头。母亲告诉我：“清明前吃三次马兰头，可保一年无眼疾。”三月份，正是马兰头的生长旺季，一簇簇马兰头，叶碧如玉，挤挤挨挨，铺满了沟沟坎坎。刀起茎落间，醉人的野香味漫过五脏六腑。到家后，母亲把马兰头清洗干净，用开水焯过，挤去水分，切碎，拌入香干丁，佐以盐、味精、糖、醋、麻油。往往，一碗稀饭没喝完，一盘马兰头就底朝天了。在那个物资贫乏的年代，凉拌马兰头，对我们来说就是一道可口的美味。

晚上，是我们仨“读书迷”最高兴的时候，母亲要给我们分发图书啦！小人书是母亲提前买好的，图书是母亲从学校图书馆借来的。母亲发给哥哥们的书是《小灵通漫游未来》《木偶奇遇记》《唐诗三百首》等，发给我的则是小人书《闪闪的红星》《卖花姑娘》等。煤油灯下，我们迫不及待地阅读着，母亲在一旁纳起了鞋底，“刺啦”的抽绳声和着如豆灯火，将我们的身影拉得很长很长……

“春种一粒粟，秋收万颗子。”又是一年春分将至，八旬母亲在日历本上列出今年的春分计划：黄瓜下种、韭菜追肥、开学网购模式、给孩子们列书单……母亲和着春分的脚步，播种着希望，收获的则是物质和精神双丰收！



孟伟/摄

蒙蒙春雨动春犁

七彩时光
□孙邦明

春风轻拂，春雨淅沥，万物开颜，老屋角落里的犁铧，倏然从梦中醒来，舒松筋骨，一年的春耕来了。“千顷绿畴平似掌，蒙蒙春雨动春犁”，古人的诗句，唤醒了我对家乡犁地的记忆。

犁铧是流年农人的得力助手。老家一半山地，一半田畈，犁铧与耕牛是传统农耕的利器。它们在冬季休憩蓄积，在春雷声中倏然激活，切换成春耕夏种秋收的生活样态，一幅古老的又包含乡情的原生态图景，铺在乡间大地上。时光不再凝固，天地间氤氲着躁动。

欢腾的元宵节落下，院落便被老父亲的伺弄唤醒。抖抖灰尘，鹅卵石打磨泛光的锋利，老虎钳紧箍松散的腰身，蓝粗布擦去岁月的风霜，老犁铧整装待发，重出阡陌江湖，火热的时光仿佛影印在人们的心间。淅沥的春雨，融化的冰雪，润泽干涸的大地，田间地头那些枯萎的草儿稻茬，渐渐地吐绿鲜活。寂静的田埂上，游走着三三两两扛耩的老农，斗笠蓑衣，影影绰绰，孤寂的旷野，开启春耕的前奏曲。

犁铧是流年农人的好伙伴。惊蛰到，农事忙。锃亮的犁头，磨光的把柄，张力的腰身，老犁铧又焕发出新活力。老耕牛蓄积一冬的力气，四蹄迈进，老犁铧楔入土地，老父亲高高扬起藤鞭，那些冬眠的泥土，瞬间翻起身来，枯茬掩伏，虫儿蹦跳，大地呼吸着春天的新鲜空气，沐浴春阳的活力。“喔喔……”老父亲边纠正着老伙计的方向，边拿捏着犁铧入地的深浅，他们之间“心有灵犀”，徜徉在希望的田野上。鸟儿盘桓，叨食害虫；泥鳅疾钻，迅疾不见踪影，害得跟在后面孩童的我们，四处寻觅扑逮，泥浆飞溅，不一会儿便成大花脸泥猴子，引得老父亲哈哈大笑。兴致来，瞧老父亲犁地似乎轻松，心起了跃跃欲试。原来扶犁不易，力道与深浅皆有讲究，非一日之功。拿捏不准，轻重不分，不是摇摆，便是翘起，要么难行。

大地是画布，犁铧是画笔，老父亲挥毫泼墨，有构思有技巧，更藏有一份对大地的深情。抬头远望，一道道波浪般的大地，像一幅大海波涛的油画，着墨浓黑，用情却深重。

犁铧是木讷的，然而它并不笨拙，能随时调整前进的深度、力度和倾斜度，能把一块其貌不扬的田畦，侍弄的方方正正，似若人生，亦有人在起伏中调整前行的洞察。即使步入机耕时代，那些犄角旮旯的飞地或小块，牛拉的犁铧依然是农人们手中灵巧的“手术刀”，开荒拓土，能让庄稼们舒舒服服地成长一生。

如今再回故乡，田野成片，一家一户的春耕被高效的机耕取代，那些牛枷、犁铧已经斑驳，岁月蒙尘，渐渐凝固成一份流年的温情记忆，然而春天依然是那么的令人喜悦和充满着希冀。



李宇/摄

春暖花开风筝飞

那年那月
□李永树

“暖风十里丽人天。”每年大年初一开始，寿县古城的上空，总会飘荡起五彩斑斓的风筝。这些风筝因天高风疾，飞的很高，不但高过了普通的民居，而且还高过了雄浑、厚重的古城墙，犹如无数美丽的大鸟，飘飘摇摇的，把古城的天空装扮得很美。和北京人、西安人一样，寿县人很喜爱放风筝。但寿县人放风筝，多在大年初一到清明这段时间，不像北京人，一年四季都放；也不像西安人，在春秋两季放。这也许和寿县的气候有关吧，春节过后，寿县古城的天空不但晴好，而且多风，这两样都极适宜放风筝。

寿县人放风筝，多在南门外的春申广场和南门口两边。这里不仅平旷，而且还有一些空地，以及一道宽阔的护城河，风筝起飞时，少受挂碍。一旦风筝飞起来，上面可是无垠的天空，任其翱翔了。在南门附近放风筝的多为孩子，稍大点的孩子自己放，小点的由大人领着放。也有嫌南门口两边和春申广场地势太低，而把风筝拿到城墙上去的。

寿县的古城墙高达三丈，上宽亦有五丈左右，登临其上，可以一览寿县古城里外的风貌。天气晴好时，不仅能看见城内棋盘式的格局，而且能清晰地看见黛色的八公山。城墙上视野开阔，天高风疾，是放风筝的最理想所在，故为许多喜好放风筝的人所青睐。孩子小时，我带他到广场上去放风筝，到上小学时，孩子便要求到城墙上。墙上面真大真平呀，简直可以并行两辆大卡车。青砖漫地，垛堞如林。俯身垛堞旁，但见新城高楼林立，树木参差，公路如带，街巷如渠，让人目不暇接。那一刻，我被震撼了。

在城墙上放风筝，果然好放。风筝甫一升空，便借了风势，一个劲地往上攀，不一会儿，风筝便飞到了高空。望着在天空飞翔的风筝，看着眼前欢笑的孩子，我一下子想到了我的故乡，想到了我在家乡原野上放风筝时的情景：春风浩荡，麦苗青青。原野上，孩子们奔跑、欢叫；天空中，风筝迎风飘飞……

古书《询乌录》记载：“初，五代汉李邕于宫中作纸鸢，引线乘风为戏。后于鸢首以竹为笛，使风入竹，声如莺鸣，故名风筝。”早春，是一个放风筝的季节，何不趁着这大好时光，投身大自然的怀抱，在蓝天下欣赏或竟放风筝，从中享受益心逸兴的乐趣呢！

美味香椿芳齿颊

况味人生
□钱续坤

在我最初的认知里，凡与“香”结缘的植物或者菌类，都会在脑海中留下美好的印象，譬如香蕉的美味、香樟的葳蕤、香橼的养眼、香菇的滋补等等。如果说有哪种植物能在嗅觉、视觉、味觉上都能给人美的享受，并赋予浓厚持久的人文色彩，窃以为香椿莫属了。

香椿之美在于形。房前屋后、阡陌垄间、溪边渠畔，椿树虽零星分布，但别于杨柳的婀娜、桃李的矫情、梧桐的浮躁、松樟的老成，绝对称得上树中丰仪伟岸的美男子。其树形高拔挺直，材质深红油亮，纹理清爽动人，无论远观还是近望，确有玉树临风之态、风流倜傥之感；即使是新栽的幼苗，也心无旁骛，不蔓不枝，犹如风度翩翩

的美少年。特别是在莺歌燕舞、万木焕新的阳春三月，那看似光秃粗壮的枝干上，说不定哪天会冒出一枚小小的芽尖，那可是椿树试探春天的眼神；待到翌日天明，椿树的一双双小手可不安分了，它们争着旁逸斜出，抢着粉饰容颜，那露儿滴、枝儿翘、芽儿红、叶儿新的场景，颇有“此时无声胜有声”的意境。这种形态美，怎能不赏心悦目呢？

香椿之美在于味。李渔在《闲情偶寄》中说：“菜能芬人齿颊者，香椿头是也。”当香椿树发出两寸来长紫红油亮的嫩叶时，用细长的竹竿绑上特制的镰刀，轻轻一拽，那椿芽犹如红鸡毛做成的毽子，划出一道美丽的弧线，从枝头悠然落下，洗净之后用它拌豆腐、泼油辣、腌咸菜等，都香气浓郁、味美可口。尤

其是椿芽炒鸡蛋，在坊间可谓一道名菜；不过炒之前，得焯水去掉影响口感的那种涩味，然后切成细碎的小段，倒入锅中大油爆炒，一股馥郁的香味扑面袭来，蓦地钻进鼻孔，迅即沁入肺腑，熨帖整个身心。待到火旺油烫香飘之时，将提前搅拌好的鸡蛋猛地下锅，快速翻炒几个来回，那种金黄与紫红的巧妙搭配，将会刺激着你的味蕾。举筷品尝，其香柔和绵远，其味齿颊生津，令人陶醉其中，不能自拔。

香椿之美在于气。王充《论衡》云：“天地气合，万物自生。”作为大自然中司空见怪的一种植物，它在吸纳天地灵气的时候，必当以自身之气回馈于大自然。香椿之“气”就是从自身骨子里渗透出来的：“椿”与“春”同音，古人视其为幸福吉祥的象征，旧时结婚做家具或者盖房架梁，香椿

阳春三月去种树

心香一瓣
□徐祥龙

阳光突破云层，普照大地，给人带来温暖和力量，也让多日雨水的人间豁然间天朗气清，人心为之振奋。根据单位的统一安排，今天大楼相关单位集体出动，分乘中巴车和大巴车浩浩荡荡去植树。

植树地点路边有大牌子，上面的用词很时髦，什么互联网+全民义务植树基地，真是稀奇，植树也跟互联网联系上了。再抬头一看，无人机正在天上飞呢，可不就是互联网了吗？

大家不打没有准备的仗，考虑到连日阴雨，安排了胶靴，大家都穿着胶靴，拎着铁锹，奔赴各自单位的植树点，不用吩咐就紧密协作埋头大干了起来。树小的，一个人扶树，几个人挖土培土，为了压实些，还用脚将泥土踩了又踩，直到小树笔直地立于天地间。树大的，必须几个人一起扶，大家一起用力，只差哼唱“嗨吆嗨吆”的劳动号子了。个个手抬肩扛，不分彼此，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，哪里还顾得上衣服弄脏了、头发散乱了没有。最囧的是，几个人好不容易把大树扶起来，才发现树洞挖浅了，只得再使出吃奶的力气把大树拖出树洞。待树洞挖深后，再拖树人洞，扶正、添土、培土、压实。虽然气喘吁吁，倒也一气呵成，流程顺利，结果理想。

俗话说得好，人多好干活，人少好过年。众多单位各植一块，大家一起努力，植树结束，再回首，原来空旷之地已经植满大大小小、高高低低的树木。看着这些高低错落的树，看着来之不易的劳动成果，想着不久的将来这里绿树成荫、枝叶婆娑、绿意盎然，该是多么美好的事情啊！这几天许多人到观音湖游玩，拍了许多抖音，市民们可高兴啦。那么多绿树红花在湖边娇艳欲滴，怎能不令人高兴？这里面也有我们植树成果，我们为创建国家园林城市做贡献，怎能不令我们欣慰？

回城的车上，看着川桥河一河春水，两岸芳草萋萋，红草湖公园一派春景，湖边一栋栋高楼恍若大都市，出了一身臭汗的我们，一身轻松、满心欢喜，带着百分百的希冀。



水舞 柯然/摄

生活时刻

王事开发图摄影协会